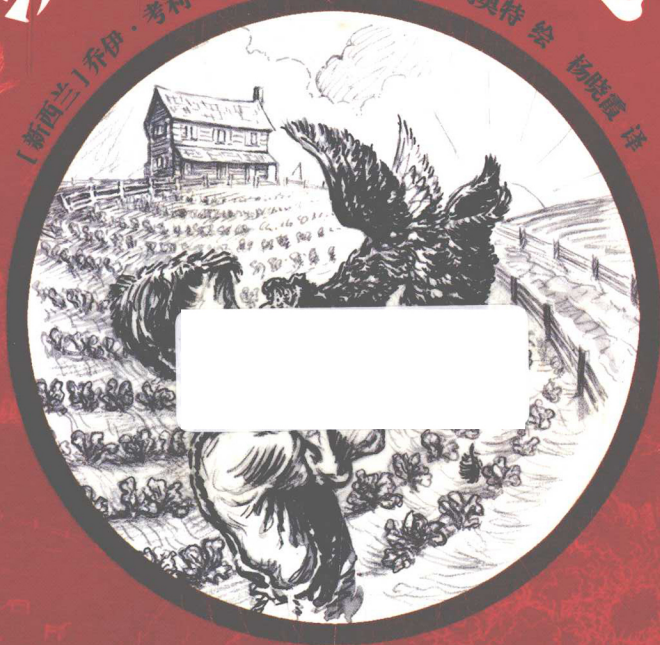


国际获奖大作家系列 CHICKEN FEATHERS



鸡 羽 毛

[新西兰] 乔伊·考利 著 [新西兰] 大卫·埃利奥特 绘 杨晓霞 译



国际获奖大作家系列 CHICKEN FEATHERS

鸡 羽 毛

〔新西兰〕乔伊·考利 著 〔新西兰〕大卫·埃利奥特 绘 杨晓霞 译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: 图字 01-2012-6766

Text copyright © 2008 by Joy Cowley

Illustrations copyright © 2008 by David Elliot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3 by Daylight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hilomel Books, a division of Penguin Young Readers Group,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(USA) Inc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缤纷羽毛 / (新西兰) 考利著 ; 杨晓霞译 . — 北京 : 天天出版社 , 2013.5

(国际获奖大作家系列)

ISBN 978-7-5016-0723-5

I . ①缤… II . ①考… ②杨… III 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新西兰—现代

IV . ① I6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04808 号

责任编辑: 张昀韬

美术编辑 罗曦婷

责任印制: 李书森 康远超

地址: 北京市东中街 42 号

邮编: 100027

市场部: 010-64169902

传真: 010-64169902

<http://www.tiantianpublishing.com>

E-mail: tiantiancbs@163.com

印刷: 保定市中画美凯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880×1320 1/16

印张: 10

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52 千字

印数: 1-10,300 册

ISBN 978-7-5016-0723-5

定价: 18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	会说话的宠物鸡	1
第二章	餐桌事件	20
第三章	闪闪发光的趾环	31
第四章	交易	42
第五章	惊天大秘密	57
第六章	让人羡慕的船	75
第七章	危险	93
第八章	塞莫莉娜的葬礼	104
第九章	奇迹	115
第十章	幸福	136

第一章

会说话的宠物鸡

塔克和伊丽莎白·米勒是那种对待生活非常严肃的人。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在农场上，而且是和三千只鸡生活在一起的缘故，也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心太柔软，就像拿到集市上去卖的新鲜鸡蛋一样。别管到底是什么原因，反正他们的儿子乔舒亚身上也有那么股子严肃劲儿。即便是令人捧腹的笑话，从他嘴里讲出来，也让人觉得像吞下三个冰块儿似的，浑身不舒服，根本笑不起来。乔希^①总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，他倒不是担心哪里会发生地震或是海啸之类的大事，而是为每天都会碰上的琐事发愁——像是怎样把割草机修到最好，或是谁去替沃特斯老夫人买东西什么的——以沃特斯夫人的一把年

① 乔希，乔舒亚的昵称。



纪，她本不该去骑马的，结果从马上摔下来，伤了脚脖子。人们都说米勒家的这个男孩子有一副好心肠——正是因为这个，塞莫莉娜才做了他的宠物。

塞莫莉娜可不是只普通的鸡，虽然她的样子看上去和别的老母鸡并没有什么不同。由于上了岁数，她的两条腿上早已生出鳞片样的老皮；尾巴上的羽毛长短不齐，乱蓬蓬的；顶在脑袋上的肉冠子又干又瘪，没有一点儿血色。她坐在餐桌上乔希的盘子旁边，身子一侧被挤得鼓鼓的，似乎很有些肉。当然，她之所以和别的鸡不同，倒不是因为吃了玉米面包的缘故。事实上，塞莫莉娜会说话，不骗你，她真的会说话。就在那天塔克·米勒把她夹在胳肢窝下，在那条小路上走过之后不久，她便开始张嘴说话了。

“这只母鸡，真是不得了。”塔克一边走，一边跟儿子说着话，“老得已经下不出蛋来了，还和其他鸡打来斗去的，我可狠不下心来伤害她。乔希，你不是一直想要个宠物吗？要不，你留着她？”

乔希本想着养一只小狗做宠物，听了塔克的话，便点点头，小心翼翼地爸爸手中接过这只老母鸡。塞莫莉娜当然明白，这个时候可不能去啄乔希的手。自然，

Chicken Feathers

乔希是知道塞莫莉娜的。有谁会不知道她呢？只要鸡舍里羽毛乱飞，一定是塞莫莉娜惹出了什么乱子。要么是这只老母鸡抢先占了喝水的地方，霸着不让别的鸡来喝，要么就是其他鸡没法儿低下头在食槽里吃东西，因为塞莫莉娜跟在她们后面，不停地拉扯她们尾巴上的羽毛。她是个麻烦精，而且鬼主意多多。



乔希把一条毯子垫在一只旧洗衣篮的周围，搁在前门廊上，便成了她的窝。乔希卧室里的窗户正好朝着前门廊，于是塞莫莉娜在她的窝里待了一两个小时之后，便打定了主意——乔希那张铁床的床头才是她最理想的



栖身之处。

至于她开口说话这档子事，其实是有一搭没一搭地从蹦一两个词儿开始的。“乔希，”她先是咯咯地说着，“乔希，乔希，乔希。”然后，她又说：“吃的。窗户。快点儿。”没过多久，她就像参加郊游野餐的鹦鹉一般，没完没了地说了起来，越说话越多。可恼人的是，她只跟乔希一个人讲话，别的人她一概不理。

“她真的会说话！”他把这事儿告诉了爸爸和妈妈，“你们听着！塞莫莉娜，你说，今天是个大晴天。”

塞莫莉娜把头歪向一边，一只昏黄的眼睛瞪得老大，没有一丝表情。“咯—咯！咯—咯！”

“大晴天，塞莫莉娜！说，大晴天！”

“咯—咯！”

塔克和伊丽莎白微笑着相互对视了一眼。然后，伊丽莎白在乔希的脑瓜顶上亲了一下——从他三岁起，她就这样亲他。“她当然会说话啦。”她对儿子说，“母鸡说话的声音真好听。”

给乔希生个妹妹或是弟弟，这是米勒家的头等大事。而现在，伊丽莎白·米勒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。可是，一个星期五的早上，她住进了医院。医生说她出现了并

Chicken Feathers

发症，如果生下这个孩子，可能会有危险。

“到底怎么啦？”乔希问。

塔克把帽子往后推推，挠了挠头。“要是我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可就好啦。生孩子这事，你妈和我都不大在行，就是这样。我们原以为，这次会没事儿的。”

乔希尽量不让自己想这事儿。六岁那年，他把自己的玩具挑了些出来，准备给那个即将诞生的小宝宝玩，可那小宝宝最后没有来。“那孩子没了。”人们小声议论着。在他听来，就像妈妈不小心忘了把那个小宝宝落在了什么地方似的。打那以后，他再没玩过那些玩具。这一次，他没让自己抱太大希望，所以如果发生什么让人失望的事儿，他就可以告诉自己，那原本就在预料之中。

要是妈妈肚子里的小宝宝没那么麻烦该有多好。星期六的下午，塞莫莉娜从乔希房间的窗户飞进来，落在他的玩具帆船旁，要他从放在洗衣房的壁橱里给自己拿外婆酿的啤酒喝。这只老母鸡对那咖啡色的水——她管啤酒就这么叫——有一种超乎寻常的喜爱。除了塞莫莉娜，家里没人喜欢那东西。外婆家的后院里有一只又大又旧的洗衣盆，她把啤酒花和酵母放进去，便酿成了啤



酒。塔克总觉得那酒有股什么味道，好像她曾用那盆子为整支棒球队洗过袜子似的。外婆隔三差五地把啤酒送些过来给塔克，他便把酒收在壁橱里，搁在洗衣粉和捕鼠夹的后面。一大堆咖啡色的大酒瓶子就那么摆在那儿，瓶肩和瓶盖上落满了灰尘。

这个星期六并不是乔希第一次为塞莫莉娜拿啤酒喝，不过塔克是头一次留意到一只酒瓶子开了盖。

乔希难过极了。他希望自己的爸爸会像其他人的爸爸一样，狠狠地骂自己一通。他特别不喜欢塔克看自己的那种眼神，柔柔的，像是要流出眼泪似的。

“爸？”他说，“我只是拿酒给……”

塔克把脸转了过去，一句话没说。

乔希很想解释一下，他和塞莫莉娜之间有个公平交易。他拿外婆酿的啤酒给塞莫莉娜喝，作为交换，塞莫莉娜把三号鸡舍丢鸡蛋的事儿告诉他。他希望爸爸相信，塞莫莉娜真的会说话，他没有撒谎，一个字都没有。

可塔克把嘴闭得紧紧的，一张脸阴得可怕，好像马上要滴出雨来。他把开了盖的酒瓶子放进了垃圾桶，然后坐在门廊的摇椅上，一会儿握紧，一会儿松开两只皮包着骨头的手，还不时重重地叹着气，好像空气是从他

的脚底板冒上来的。

乔希迈着重重的步子走向房间，一头扎在用一块块小布头缝起来的蓝色百纳被上。塞莫莉娜正站在乔希的铁床柱子上，这儿是她平常最爱待的地方。此刻，她看起来有些烦躁，一根带着些许红色的棕色羽毛飘落在乔希的枕头上。

乔希气哼哼地瞪着她。“哪有母鸡喝啤酒的呀？！”

“我这种母鸡就会喝啊，老弟。”她没好气地回了一句，一只昏黄的眼睛紧盯着他，“你被逮着，又不是我的错。”

她扑腾着翅膀，从床柱上向书架飞了过去，两只爪子落在书架顶上，胡乱扒拉着，把一罐铅笔打翻在地。乔希看着她，只见她斜靠在自己画的那张三桅帆船的画上，好像随时都会掉下去似的。“跟爸谈谈，好吗？”他恳求着，“求你了。就这一次，行吗？你跟爸解释，是你让我去拿外婆酿的啤酒的。”

塞莫莉娜摇了摇翅膀上的羽毛。“我跟你说过无数次了，我绝不跟大家伙们浪费口舌。他们根本听不进去。我没让你做任何事，老弟。这是公平交易，我说过的，用咖啡色的水交换那只狐狸的消息。”



乔希在床上翻来滚去，最后把脑袋耷拉在床边，跷起两条腿支在墙上。“你得告诉他实话，塞莫莉娜，他以为那啤酒是我喝的！”

“大家伙们真是傻得可以！”她尖着嗓子说，“你冲着他哈口气，他不就知道不是你了吗。”

乔希猛地转了一个圈儿，呼地一下站起身，把两只手向她伸了过去。“我要让他闻闻你嘴里的味儿！”他喊道，“那样，他就会信我了！”

塞莫莉娜惊慌失措地抖着羽毛飞了起来，乔希伸出去的手什么都没抓到。没等他再把手张开，那老母鸡已经冲出窗外，落到了后门廊上。她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竖得笔直，一摇一摆地穿过门廊向前走去。

“回来！”乔希冲着她高喊着。

她匆匆回了一下头。

“嘿，瞎嚷嚷什么呀。”她一边说一边钻进花园里，眨眼就不见了。



Chicken Feathers

捡鸡蛋的时候，塔克·米勒早把开了瓶的啤酒那档子事儿抛到了九霄云外。他有更要紧的事儿要想。

“医生刚刚打电话过来。”他一边看着乔希爬进装鸡蛋的车斗一边说，“他们打算让她一直在医院里住着。”

“一直在医院住着？”乔希皱起了眉头。妈妈从没病过这么重，“他们就不能治好她，然后把她送回家吗？”

“她可能保不住那孩子——就像以前一样。”塔克将拖拉机点着火，在发动机轰隆隆的噪声中扯着嗓子喊道，“他们觉得她得待在医院里，直到把孩子生下来。”他把拖拉机挂上挡，在一片哐啷哐啷声中，他们朝着山下的鸡舍驶去。塔克的说话声淹没在这噪声中，什么都听不见了。车斗在硬实的地面上摇来晃去，地上的青草大都被太阳晒得失了水分，车轮在他们身后扬起阵阵尘土，就像一道道褐色的烟雾。

乔希把衬衫脱了下来。不用说，这是这一夏里最热的一天了。太阳泡在一汪湛蓝湛蓝的天上，地上的影子一个个压低身子蜷伏着，好像怕被炙热的大地烤焦了似的。在过去，要是遇上这样的天儿，妈妈总是带他到林子后面的河里去游泳。乔希掰起手指头数着日子——妈



妈怀孕已经六个月了，要是小宝宝得在妈妈肚子里长到九个月大，那等不到妈妈回家，他就得回学校上学了。他拿起衬衫在脸上抹了一把。真该死！当然，他希望有个小妹妹，可这代价也未免太大了。

塔克将拖拉机停好，晃着两条长腿跳了下来。“好啦，儿子，又得辛苦干活啦。干一天的活，挣一天的钱。”

他总是这么说。

其他养鸡场的场主都把鸡棚漆成了红色，可塔克·米勒把自己鸡棚的里里外外全都刷上了黑色的柏油，好让自己的鸡不受虱子或是跳蚤一类寄生虫的侵扰。可黑色容易吸热，于是他在九间鸡舍里全部安装了空调。

“是的，先生。”塔克曾对一家报社的记者这样说，“我们鸡场的鸡全是被宠坏的有钱人。他们不光可以自由行动，还享有空调系统，冬天暖和，夏天凉快。相信我，这些鸡舍产出的蛋，绝对一流。”

在自家的鸡是否享有行动自由这个问题上，乔希有自己的不同看法。唯一真正享受自由的鸡，只有塞莫莉娜一个，其他母鸡虽然没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，却也只能在鸡舍里待着。他们在鸡舍里倒是可以四处走动，在稻草堆里到处刨刨，或者钻进土里洗个土浴。等下蛋的

Chicken Feathers

时间一到，他们就会跳到那一排长长的、被当做下蛋窝的盒子里，然后啪嗒啪嗒地生出一个个完美无暇、可爱无比的咖啡色鸡蛋。噢，当然，并不是每一个鸡蛋都那么完美，要是太大、太小或者蛋壳太软，就会以低价卖给做婚礼和生日蛋糕的索伦森先生。

乔希手里抱着一堆装鸡蛋的篮子，从车斗里跳了下来。“要是妈现在回家，她可以待在床上——跟在医院里一样。”

“不一样。有个护士每隔四个小时给你妈做一次检查，再说，医院里什么药都有——”塔克从乔希手里接过几只篮子，“我们再担不起任何风险了，乔希。七年了，我们一直在努力，想给你生个弟弟，或是妹妹。”

“你们生我的时候，也努力了很长时间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塔克拨弄着乔希的头发，“有些人就像你的那只惹人厌的老母鸡一样——她们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不大灵光。不过在其他方面，她们是很能干的。”

“塞莫莉娜不下蛋，是因为她老了。”乔希说。

“说得对，儿子。可我和你妈也不年轻啊。我想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啦。别不高兴。”

“谁不高兴了？”乔希咬着大拇指的指甲，“当个



大哥哥有什么不好？不过，我才不急呢。我只是想让妈回家。”

塔克点点头。“我也想让你妈回家，我不想看你每天晚上只能啃比萨吃。得找个人给咱们正常做饭，还得料理家务。”

乔希耸耸肩。“我没事，爸。我喜欢吃比萨。”

阳光透过第一间鸡舍照了进来，与尘埃相互缠绕着，泛出一片金黄。鸡舍里的地上到处乱糟糟的，仿佛置身于星期五晚上城里的一家大商场。三百多只鸡混在稻草堆里，有的在吃东西，有的这儿刨刨，那儿找找，还有的拍着翅膀咯咯乱叫着。在一片迷蒙中，她们的羽毛泛起点点橘色的光芒。乔希关上门，使劲吸了一大口气，一股浓浓的味道直往他鼻子里钻。鸡身上的所有东西，他们的羽毛、脚，还有鸡蛋，闻着都有一股鸡粪的味道。那味儿很浓，可乔希特别喜欢。他甚至宁愿相信，上帝便是用了充满鸡粪味道的黏土造出了我们人类，因为这鸡粪温暖而亲切，里面全是有用的东西，特别利于庄稼生长。爸爸说过，可以把鸡粪当做肥料种植任何东西，这一点他当然相信。他们把鸡舍里的陈稻草卖掉过好多，

Chicken Feathers

塔克认为，这些稻草会让西红柿长得和南瓜一般大。

乔希慢慢走着，步子放得很轻，以免脚下踩到什么东西。母鸡们早就习惯了他，看他过来，并没有四下散开，依然各干各的事儿。如同复活节的惊喜一般，稻草里到处藏着鸡蛋。乔希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因为要是用做下蛋窝的盒子全部被占满了，母鸡们就只好把蛋下在稻草里。他理解这种事儿。有一次，家里来了客人，客人待在卫生间里一直不出来，他只好跑到后院的一棵树下，一心希望没人看到他的狼狈样儿。当一个鸡蛋等着来到这个世界上时，你不可能指望母鸡把它憋回去。

乔希在稻草里找到了二十七个完好无损的鸡蛋，另

